

西藏书

祝勇作品系列

十年藏行笔记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祝勇作品系列

西藏书

十年藏行笔记

祝勇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书: 十年藏行笔记 / 祝勇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

(祝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7995-2

I. ①西… II. ①祝…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8484 号

西藏书: 十年藏行笔记

(XIZANGSHU:SHINIAN ZANGXING BIJI)

作 者: 祝 勇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陈丽娜

责任编辑: 陈丽娜

责任审校: 曾庆全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傅 愈 (010)64258071

投稿邮箱: tougao@rmdf.cn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995-2

定 价: 48.50 元 (精装)

发行电话: (010)64258112 64258115 64258117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第一版序



西藏，远方的上方

我知道我的困难，因为我谈论的是西藏。西藏是一个庞大的实体，有着绚烂的外表和隐秘的内部结构，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只能目睹它的某个片断，而永远无法了解它的整体。这是我的宿命，我坦然于这样的宿命。因此，我谈论的是我印象中的西藏，而不是西藏本身。

认识西藏是不可能的。西藏拒绝阐释，更拒绝一知半解。当我们企图以文字或者照片为工具，从西藏的肌体上取下一个切片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西藏的碎片，而真实的西藏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视线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着 we 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过客。西藏的许多事物，都远比我们的生命壮观和持久。但是，即使微小的切片，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生命的犒赏。我不需要得到西藏的全部，只要我曾经深入西藏的内部，在阳光中变成西藏的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承认，在我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吸引我义无反顾地投奔西藏。西藏对我构成长久的诱惑。西藏的景物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获得启迪，因而，西藏本身就是宗教，蕴藏着俗世生活的真理。

我们的旅行不是奇迹，西藏也不为我们提供成就伟业的舞台。所有企图在西藏变作英雄的人都显得浅薄和可笑。西藏不需要英雄，它把我们的雄心修改为虔诚。西藏只服从它自己，在荒寂的表面背后，蕴藏着一个生生不息、能量充沛的世界。如同我在一本关于西藏的书的序言里写的，对于我们而言，西藏只是一个梦，是我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来世，是一座哲学的高原。这也许违反了西藏的本意，那些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或许只将这里当成普通的生存之地，那些风暴和诵经声都是他们身体里的血肉，但它仍以宗教的伟岸与生活的艺术性反衬着我们生命的渺小、猥琐和庸碌。所以，许多人都历尽千辛抵达那空气稀薄之地为灵魂吸氧。当我们精神陷于困顿的时候，只要眺望远方的那片高原，便会有一种激情注入我们的身体。许多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无力描述西藏，我只希望，西藏圣洁的阳光能从世界的最高处倾泻下来，在每个开窗的早晨，照亮我的额头。



2006年4月27日

第二版序



笑脸

我 2002 年第一次进藏以后，至今已十多年。十多年中，我与西藏乃至整个藏区的缘分日益加深，它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终点，而成为一个起点，一条悠长的、随时可以开始的道路。十几年中，我个人的道路几经辗转，在经历人生最大挫折之后，遁迹郊野数年，又远赴美国，但藏区始终没有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它遥远而贴近，冰寒而温暖，有一天，当我再次踏上藏区的道路，我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

很多年中，一种冲动左右着我：我要为藏区拍一部摄影集，名字就叫《笑脸》，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西藏是作为一张张笑脸存在的，它出现在孩子、少女、僧侣，以及老人的脸上，像福音，在不同的面孔上游走。当它刚刚从一张面孔上消失，就会立即从另一张面孔上浮现出来。当藏族老人皱纹堆积的面孔变成一张花样的笑脸，我会觉得所有的伤痛都不值一提。它像内心深处涌出的温泉，

让我安心投靠。笑脸是恒定的事物，遵循着某种守恒定律，即使面对黑夜和死亡，它也不会消失。

我不是摄影家，但藏区赋予我言说的冲动，这种冲动经久不息。我知道，在这个庞大而深邃的事物面前，语言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对我来说，语言不是道路，而是一堵厚厚的墙，深奥的藏文，把我永远隔离在真正的藏区之外。我知道，在我目睹的世界之上，还有一个世界，以一种隐秘的气息，环绕在我的周围，但我无法进入它。语言的阻隔，使我与一个又一个的神灵擦肩而过——我试图与他们打招呼，表达我的敬意，但我不熟悉他们的作息时间，更不了解他们的品性。我感到了自己与藏人的不同，我们走在相同的街道上，在同一座寺庙里摩肩接踵，但我们并不存在于一个相同的世界里，宗教使他们获得了超越时间的特权。我可能目睹一个几百年前的少女，也可能遭遇一个微服私访的神，而我只能生活在世俗世界里，用现实标准鉴别他们的身份。藏区呈现的人与物介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与藏人们面对的并非一个相同的世界，但我可以感觉到那个世界的存在。即使在世俗的街景中，也遍布着天国的遗物。我更像一个破译者，透过零散的符号，解读那个世界的密语。而笑脸，就像神无处不在的旨意，让我备觉亲近和温暖。他们的表情与目光，因无须翻译而比语言更加尊贵。藏区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到它神异的力量。我从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感受到这股力量。世界，把它的最高机密供奉在最高的位置上，以确保它的安全。它像喜马拉雅山的冰雪一样永不消失，所谓历史的终结是他者的事，而藏区的道路却永无终止，当一个秘密迎刃而解，另一

个秘密就会应运而生。

本书记录了我在藏地十余年的旅行经历。所谓藏地，不只是指西藏，而是包括现在的西藏、四川西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云南北部等藏族聚居区，在文化上具有极强的整体性，比如德格，尽管行政区划上归属四川，但它在数百年间，都是藏文化传播中心，与整个西藏的文化息息相关，我们谈论西藏而忽略德格，显然不伦不类。我的《雕版上的德格》一文，以及《香巴拉信使》中有关香格里拉地区整体自然和文化生态的描述，都证实了这一点（此文已收入《纸天堂》一书，因此本书不再收入）。初版以《西藏——远方的上方》为名，2006年，曾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2010年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版，这次又增补了十余万字，除了西藏西部的古格王朝遗址尚未涉及以外（《中国国家地理》曾多次邀我前去古格遗址却终未成行），算是藏文化区域的一个相对完善的文本。

藏区为我提供了一条没有止境的路，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世道轮回。



2014年10月1日改定

目录



1

- 第一版序 我无力描述西藏，我只希望，西藏圣洁的阳光能从世界的最高处倾泻下来，在每个开窗的早晨，照亮我的额头。
- 西藏，远方的上方

3

- 第二版序 我更像一个破译者，透过零散的符号，解读那个世界的密语。而笑脸，就像神无处不在的旨意，让我备觉亲近和温暖。
- 笑脸

1

-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偌大的草原隔离了尘世的喧嚣，将一家老小孤悬于天边，然而这份在草原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存在里，却从来不曾丢失过世俗的快乐。

29

- 天堂下的布达拉 我看到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选择了接近天堂的位置，仿佛高悬的灯，即使在遥远的距离以外，人们也投以仰视的目光。

49

- 佛光 大昭寺的顶部是观察朝圣者的最佳视角，站在那里，我惊异地发现，那些不停地重复着磕头动作的人们一律采取的是飞翔的姿势，只有在这个角度，才能看到那些飞翔着的人们脸上反射的佛光。

仓央嘉措的另类梦想

在神的居所，在法器庄严的寺庙，在潮水般的诵经声里，仓央嘉措至死不曾丢弃的一件藏品，是一位女子的一缕永不苍老的青丝。

喜马拉雅

这片湿地，乃至整个西藏，都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打开每一扇门，都会有不同的事物尾随其后，而每一件事物背后，又会有新的门。西藏就是一个轮回的世界，我相信在西藏行走，我一定会迎面撞上另一个我。

远方的上方

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人与高傲的神相伴。

格萨尔王：活着的史诗

格萨尔，仿佛成了各民族史诗中一个重要的词根，只要发出这个声音，就有一段段惊世骇俗的传奇故事汹涌而来。

雕版上的德格

许多匠人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时光。他们的生命，都变成了经卷、刻版，层层叠叠地，罗列在架子上。看见它们，就等于看见匠人们的消逝的面孔。

美人谷

时间可以摧毁某一张具体的面孔，但那消失的美会从另一张脸上浮现出来。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在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地方，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神曲·天堂篇》



陈宗烈先生四十多年前的一幅背青稞的藏族少女的照片，唤起了我对于羌塘草原的全部想象。很多年后，当我终于在暴风雪中气喘吁吁地翻越唐古拉山口，当我在安多兵站的寒夜里被冻得簌簌发抖，背青稞少女的微笑却总令我对即将到来的道路充满渴望。那张照片里只有两位藏族女子，肩上青稞的重量并未削弱她

们的笑意，像黄铜的灯盏一样朴实无华的阳光精致地勾勒出她们笑容的轮廓，把翻身农奴心底的幸福定格在 1961 年的夏天里。她们的面孔让我看到了草原上的一切事物，比如氍毹^[1]一般在风中摇摆的青稞田、丢落在黄昏里的透明湖沼、在转经筒周围飞速旋转的阳光，或者尘烟深处的藏羚羊温顺的目光……在安多兵站那无法安置的睡眠里，它们即将到来——西藏地图北半部那片棕红色的高原，带着乡村少女的微笑，和无法形容的神秘幽香。

兵站的夜晚沉闷似铁，我甚至不知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荒野上设置一个孤苦伶仃的兵站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的住处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手机信号，甚至连电灯也要在 9 点钟熄掉——为了照顾我们，指导员特地准许延长至 11 点。但是很多人显然无法熬到那个时候，白天在暴风雪中翻越 5200 多米高的唐古拉山口，已令许多人体力透支，任何诱惑在此时都抵不过那张咿呀作响的床铺。在冰冷刺骨的公共盥洗室，我看到同行的巴西女孩莉莲那张苍白的脸，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放进水里，夜晚的西藏就顺着她的每根手指进入她的记忆。

在冰冷的空气中，我觉得羌塘草原很像旧墙上的一幅招贴画，炫目却无法抵达。山口的暴风雪在我的记忆里弥漫着，能见度为

[1] 氍毹：西藏的著名特产，译成汉语可叫西藏毛料。朗杰雪及羊卓雍错湖附近牧区为氍毹生产中心，其生产的氍毹分为多种等级，最上等的精品称“嘎央”，又称“多比”，以羊脖子和羊肚皮附近的毛织成，格外精细柔软，献给达赖喇嘛制作僧衣，这些羊则是不能宰杀的放生羊。氍毹也作为贡品进献皇帝，据《明史》记载，当时西藏的阐化王（首府设在山南乃东）所贡方物中，就有氍毹。至清朝，王公贵族也可享有氍毹。《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有关宁国府被抄的描写中，家产中就包括 30 卷氍毹。

零，在陡峭的唐古拉山脉顶部，我们陷入近于失明的恐怖。这几个小时的经历是目前我对于西藏的全部认识。这几个小时在我的脑海里逐渐被封冻成坚硬的冰块，即使费尽全力也敲打不开。我的睡梦始终在海拔4800米的水平线上游走着，像旷野上的游魂，无处安身。

这是进入西藏之后的第一个夜晚。在无论怎样裹紧棉被也无法驱走的寒冷里，我不失黑色幽默地想到一个词汇：爱欲。寒冷有一种超强的麻痹作用，将俗念从身体里驱逐出去，而宗教禁欲的产生，或许与温度有关。我的论证被一次次烦躁的翻身所打断，洗得发硬的被子硌着我的脸颊，如一件无法摆脱的硬物，突兀地闯进我似有似无的梦境。

二

射进窗户的阳光把我惊醒。在我的肩头，残留着阳光的细碎绒毛，金粉般晃动。骤然置身陌生的时空，使我有些恍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那个风尘仆仆的游魂，今天又在哪里落脚？我急不可耐地寻找着参照物——窗外的风景，以及手表的指针，很清楚，只有依靠它们，才能重建时空坐标。近处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墙壁上写着“迎风斗雪毅志坚”一类的大幅标语，远处是苍茫的雪山，头上则覆盖着像记忆一样纯净的蓝天；而我的手

表，指向的是五点——清晨五点，窗外的光亮已如被洗净的餐具，没有任何阴影和凹痕。

羌塘草原是一幅巨大的唐卡，它在我们眨眼的瞬间骤然从天空覆盖下来。行驶在草原的边缘，望向那不可知的深处，我突然升起这样的感觉，而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愈发强烈。这不仅因为草原有着饱满浓郁的色彩——在经过恐怖的风暴和忧悒的夜晚之后，草原上通红的石头、蓝色的湖泊、橙色的植物、白色的雪山，交织错落成神异的线条和色块，突然陈列于太阳的聚光灯下，令我想起普希金：“西伯利亚的草原多寂静，在四月翻滚。但天空，天空——你的米开朗基罗”；除此之外，还要归因于脚下的道路给我带来一种神秘感——它只会让我看到这幅巨大的工笔画灿烂的局部，而永远不可能让我看到它的整体，除非我的肉身和眼睛有朝一日在天葬台上进入鹰隼的体内。如果我真的借用了天的视角，我一定会为大地上那幅构图匀称的唐卡感到震惊，那些曾像万花筒一样散碎和零乱的景物会突然消失，而一个磅礴的整体则会带着佛的光芒显露真身。

那曲。当雄。纳木错。念青唐古拉。几天的时间，我们都未走出羌塘。我也因此得以目睹这幅巨大的唐卡上像流云一样变幻的图案。我看到了阳光中的阳光，犹如我看到了水中的水和云中的云。用不了多久，我已能从阳光中分辨出另一种阳光——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却有着不同的相貌，它们的交替出现常使得大地上的景物变幻莫测——是光线主导着神秘的幻术。变化着的景物经常让摄影者无所适从，因为即使是一块石头，也如水中棉花，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摄影者刚刚按下快门就会发现，镜头中的石

头又换了一个姿态。雪山、河流与道路不仅颜色因时而变，而且经常置换着身份——我已无法断定究竟哪一根是唐卡中的金线，哪一脉又是银线。我曾经在那曲目睹紫红色的雪山，而这样的雪山此前只有在女儿的图画中才出现过。我对我看到的一切充满怀疑，因为我只看到了它们瞬间的表情，而这样的瞬间，在恒久的时间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即使在最明丽的阳光下，我也在希冀着另一种阳光。朋友曾问过，打开一本厚厚的地理学辞典，在哪些注解里才能找到被另一种阳光照耀的山川、河流或废墟呢？

三

假如视野中有一只巨大的影子从天而降，千万不要以为神灵下凡，毫无疑问那是只鹰，被鲜花吸引着降落。秋天的草原上星辰般散布着不知名的小花，在花草间颠簸游动的黑影则仿佛某种精确的比喻，暗示着那本体的到来。犹如幻术，草原将苍鹰的投影逐渐放大，并最终将鹰和影子合二为一。

鹰并非敌人——在羌塘，事物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这有悖常理，在羌塘却无比适用。鹰是人类的朋友，它陪伴着人们游牧、僧侣朝圣，并且一直将人们送入天堂。苍鹰强健的胃部消化着故人的血肉，人的细胞在鹰的体内继续喘息和游动，人的生命在那里延续着。鹰是盘旋于人类头上的一个精灵，它飞

翔的翅膀间贮满了人类的力量。在途中我无数次地仰望它们，如同仰望故去的祖父。它们的姿态犹如藏文字母一样飘逸舒展、伸缩自如，它们拼写成往返于人间与天堂的神秘经文，它们是对天地间这幅无比巨大的唐卡上最具深意的注解。

我不止一次在夜行的途中与狼相遇——在藏北的羌塘只有一次，更多的是在藏南的雅鲁藏布江峡谷一带。也许因为我把自己关在车里，我并未感觉到恐惧。在西藏，狼同样是自然界中的弱者，有时甚至比人类更加柔弱和无助。我见到的狼都是单独行动，蹲立于公路边上，在荒芜的寒夜里，找不到食物。透过野狼眼中的绿光，我读到了它们的孤独和忧伤。据说在草原上，狼仅仅伤害过牲畜，而从未伤害过人。

牦牛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选民，它们对许多事物都拥有决定权。是它们决定了人的居所而不是相反。它们和大地如此匹配，简直就是从大地处长出来的器官，因而能听见大地深处的响动。有人说：我能听见牦牛和季节的交谈，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它就是大地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牦牛的前生是草原上的猛兽，这一履历从它们温顺善良的面孔中找不出一丝痕迹。我们只能从史诗中寻找证据——人类与之斗争的历史曾作为不朽业绩写进《格萨尔王》。如今牦牛的身份早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成为人类的朋友，而且成为草原牧民的精神图腾——是青藏高原的生存环境，确立了生灵之间相互依存的主题，但藏人更愿意把一切归功于神。传说五世达赖曾经梦见过协绒的草原上有一对雌雄牦牛顶角相戏，认为这是一种吉兆，便命人模仿牦牛嬉戏，表演野牦牛舞，这种舞蹈一直延续至今。与其他地区的动物崇拜不同，羌塘没有

不准宰杀牦牛的禁忌，大概是因为高原牧民衣食住行皆离不开牦牛——它是酒杯边的美味，是帐篷，是牛皮筏，是藏人脚下永不疲倦的藏靴，每当牧场迁移的时候，它们都会负载起一个家族的全部家当，牛群如一大片的阴影在草原上浮动，牧犬紧随其后，仿佛一段铺张的叙事后一个轻松的句点。

四

一个牧民一生中交往的人可能不超过 20 个——这项统计当然不包括在朝圣路上和寺庙仪式上见到的人群，我所指的是至少产生过语言联系的人。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所打交道的，除了家人，就是神灵。巨大的空间使他们的时间出现空白。忘记了哪本书里提供的细节，一个牧民骑上马，举目四望无际的草原，最直接的冲动，就是向他最先看见的目标飞奔而去。在更多的时间里，只有苍天能够满足牧人们交流的欲望。当然，还有他们日夜不离的牛羊，和身边仅有的亲人。

与我们一样，牧民们的日常生活被劳动所填满。放牧、迁徙、耕种、贸易，成为他们民族史诗里的固定章节，千百年未经修改和润色。巨大的地理屏障使他们处于独立的历史单元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章节里，就像一个牧羊人突然在羊圈里发现这个家族五百年前丢失的一只羊的面孔，许多不可思议的偶然都可在时间